

中国档案——红色档案

高层决策写真

这是一场清与浊、善与恶、红与黑的反复较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善恶如水，清浊立判。善者，明若清水，无色无味；恶者，浊如酱汤，恶臭熏人。

清者自清，人民祈盼“清官”。

浊者自浊，中国拒绝“污吏”。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档案/哲夫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11

ISBN 7-80145-051-5

I 中… II 哲…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202 号

中国档案

哲夫 著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 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20 字数 417 千字 插页 8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5000 册

ISBN 7-80145-051-5/I·15

定价:40.00 元(全两册)

目 录

一、历史新闻	(1)
毛泽东说过什么	(1)
毛泽东也说过错话	(4)
毛泽东一句鲜为人知的话	(8)
二、时代呼唤崇高	(12)
周恩来总理有何高见	(12)
周恩来说:要把你们逼上梁山	(14)
时代呼唤崇高	(17)
最容易上瘾的毒品是金钱	(20)
三、邓小平魂归何处	(27)
邓小平说:如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	(27)
邓小平魂归何处	(32)
四、江泽民一言定邦	(40)
江泽民一言定邦	(40)
是积德还是缺德	(44)

不积德是不行了	(50)
五、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	(56)
万里功照千秋	(56)
具有战略眼光的万里	(58)
六、李鹏果断决策	(61)
李鹏功不可没	(61)
淮河原定 1997 年变清	(67)
绝对新闻内幕	(72)
追踪潘朵拉	(76)
七、朱镕基真抓实干	(81)
埋头苦干的朱镕基气壮山河	(81)
温文尔雅的上海人也会骂娘	(84)
朱镕基真抓实干	(87)
八、宋健走进中南海	(91)
雪泥鸿爪说宋健	(91)
飞去飞来的博士头衔	(95)
科学家的不科学遭遇	(100)
宋健“出差”	(106)
马寅初和《新人口论》	(110)
宋健和“人口控制论”	(116)
宋健走进中南海	(125)
智者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133)

淮河断想：骚人墨客今何在	(138)
九、规模宏大的绿色冲击波	(141)
与曲格平教授一席谈	(141)
曲格平教授和斯德哥尔摩	(151)
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	(155)
曲格平教授和中国的环保立法	(159)
十、守护天使解振华	(165)
平民出身的解振华	(165)
本届政府最年轻的部长	(169)
与解振华局长一席谈	(174)
解振华局长如是说	(182)
十一、蚌埠宣言 立此存照	(188)
黑河和政府照了张相	(188)
淮上苦初透	(190)
沈丘槐店苦难多	(194)
有位官员如是说	(200)
越看心情越沉重	(202)
蚌埠宣言	(206)
十二、善与恶的较量	(211)
善与恶的较量	(211)
有这么一位妇人	(215)
畸形女婴和生态悲剧	(219)

人之初是一块铀石	(223)
追踪纪事：李斯亦应惊起	(226)
十三、李风打响第一枪	(231)
李风是一棵树	(231)
李风和他的铁扇公主	(235)
谁打响了淮河行动的第一枪	(239)
十四、把根留住	(249)
李风是个大小孩	(249)
老鼠拉木锨	(255)
额头上的保险柜	(259)
且看那些梁山好汉们	(263)
十五、永远的怀念	(274)
老而弥辣的潘晓峰	(274)
安徽阜阳造纸厂弄虚作假	(277)
老潘，又捉了个死的	(280)
十六、历史不会忘记	(285)
无法省略的过程	(285)
好一个李东生	(291)
骥尾小议：中国，关上地狱之门	(297)

一、历史新闻

毛泽东说过什么

曾经和潘朵拉一样很善于制造灾难的黄河，如今已经大难临头，原本与潘朵拉共谋，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黄河最终还是喝了潘朵拉这个女魔的洗脚水，被这个邪恶的妇人吮吸得血脉枯干，被这妇人折磨得奄奄一息，已经是一匹徒有虚名的野马，或曰黔驴。

毛泽东对绿化的重视由来已久。

毛泽东生前也在追踪潘朵拉，他老人家的追踪，是从一座倒金字塔开始的。

从理论上讲，这样一座倒金字塔是无法矗立的，可事实上，这座倒金字塔从过去一直矗立到现在，并将不断发展壮大它的塔身，就这样一直矗立到永远。

按照人类正常的思维习惯，找一个塔尖并不难，难的是造一整座金字塔，然后把这个塔尖放到合适它的位置上去。可历史偏偏要为难人类，常常是先有了一个塔尖在那里倒立着，然

后才去构筑它的塔身,让这座塔看起来有些奇怪。

可历史就是这样的,正如人类的过去是一个婴儿,历史的过去也是个婴儿,是需要不断长大,先前是小的,后来才长大一样;所不同的是人类的婴儿是用双脚走路的,而历史的婴儿是用头颅走路的,从这一点上讲历史也是一座倒金字塔。

当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袖的几卷宏文中,试图摘取一段有关环境保护的权威性论述,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多才时,竟然从中一无所获而手书咄咄。

毛泽东生前对于绿化十分的重视,因为老人深知,只有美丽的绿色才可以有效的遏止潘朵拉的甚嚣尘上。所以老人家对绿化的重视由来已久,如“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真正的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种下去还未活,就叫绿化?活了一片绿,也不能叫绿化,要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能算数”。等等。这些都证明了老人家是在有意无意的追踪潘朵拉,抑止潘朵拉。

潘朵拉最喜欢让水土流失,进行各种捣乱,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老人家在水土保持方面,也投以关注,说“必须注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手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为什么一、二、四乡有水旱灾,第三乡没有水旱灾呢?因为一、二、四乡是段田,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的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第三乡多是山田,田高于河,虽田亩很小,却雨不怕水,晴不怕旱”。等等。

毛泽东给淮河的题词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对黄河说的话最多,因为喜欢播种灾难的黄河是潘朵拉这个邪恶女人的共谋,所以老人家对此最为关注,1952年10月31日视察黄河时和河南省的负责同志说:你们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3年在南巡路经郑州途中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王化云等人的谈话中说,历代王朝都治理黄河,但都没有治好,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又说黄河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连年征战、乱砍乱伐造成的一条害河。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富了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它一出三门峡,就像一匹收不住缰绳的野马,放纵奔腾,搞不清会在那里闯乱子,使多少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驯服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让它出乱子,不然,我睡不着觉。

曾经和潘朵拉一样很善于制造灾难的黄河,如今已经大难临头,原本与潘朵拉共谋,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黄河最终还是喝了潘朵拉这个女魔的洗脚水,被这个邪恶的妇人吮吸得血脉枯干,被这妇人折磨得奄奄一息,已经是一匹徒有虚名的野马,或曰黔驴,已经远没有了过去那种拂扬着金色鬃毛,狂蹄万钧,挟雷走电,一泻千里,势不可阻。相反的倒是上游截流,下游断流,黔驴技穷,马瘦毛长,虎落平阳,苟延残喘,潜伏爪牙,百般

忍受，一年断流已经超过 240 多天。

过去老人家因为黄河水太多，放纵奔腾，易闹水患而睡不着觉，现在恐怕得为丰腴的黄河日渐枯瘦，日渐羸弱，污染越来越重，水越来越少，而睡不着觉了。

毛泽东也说过错话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也说过错话，郭沫若也说过错话，有一次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充满无限自豪和憧憬地指点江山，安排着北京市的未来，对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求说——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毛泽东对综合利用的说法似乎不是很多，只有片言只语，1972 年 6 月 12 日在《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上说：综合利用很重要，要注意。1970 年 5 月 29 日又指示——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

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时代，老人家竟然也有这么多对绿化、水上保持、综合利用方面的论述，这都可以算作是间接的对环境生态的一种关注，是对自然灾害的关注，也可称之为对潘朵拉的追踪，可谓难能可贵。

那时对环境保护的概念，似乎还模糊不清，对综合利用的那两句最高指示，也似嫌太过直白了一些，还说过其它什么鲜为人知的话吗？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还不曾完全打开潘朵拉盒子的昨天，对彻底的、高速的打开工业发展这只魔盒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大多数人们都头昏脑胀的认识不清，估计不足，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他老人家又能知道多少呢？



毛泽东指点江山

新中国成立之初，意气洋洋的毛泽东，心系天下苍生，气贯万里长虹，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这位引导革命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的伟大领导人、出色的政治家、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湖南韶山冲的农民的儿子，对未来新中国的工业憧憬，充满农民式的朴素感情和诗人

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所以在建国初期，有一次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充满无限自豪和憧憬地指点江山，安排着北京市的未来，对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求说——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如果真如老人家的意愿，那么今天的北京城，就相当的恐怖了。

北京虽然侥幸逃脱了处处都是大烟囱的恐怖的命运，可是中国却没有逃脱大跃进的厄运，相信人定胜天的老人家，使自然生态环境在大跃进中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和浩劫，砍掉森林大炼钢铁，填海造平原，围湖要良田，开拓处女地，一句“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使中国的人口一下翻了几番……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的老人家确切地知道工业污染给环境和民生带来的可怕危害，一定会瞠目结舌，嘿然无言，痛定思痛，抚膺自愤，一定会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这似乎也无法抱怨老人家当时不够远见卓识，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时代都在呼唤中国工业经济的大幅度的增长，为了尽快的富国强兵，巍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急功近利出了多少个鞍钢，多少个大庆，多少个匆促上马的工厂。

记得当时有这样一些图画，说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如何萧条，就画一些林立的不冒烟的大烟囱，鸟在烟囱里做窝育雏；说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如何繁荣，就画许多高楼大厦，画许多林林总总的冒着五颜六色浓烟的大烟囱。

不是连中国多才多艺的文学巨子郭沫若先生，也曾被潘朵拉的盒子外在的美丽而迷惑，在早期一首诗歌中，充满了激情的歌吟过轮船上那些大烟囱中冒出的滚滚浓烟，溢美至极的称之为：啊，巨大的烟囱中，盛开着 20 世纪文明的黑牡丹。



砍伐森林、大炼钢铁、土高炉、小高炉遍地林立



似乎那个时代的人对现时的认识都只能命定地停留在那个时代,不论是伟人还是超级的大知识分子,概莫能免。老人

中博取什么好处，我只是十分惊讶地发现，这句话是如此地浅显易懂，又是如此地深刻精辟。

首先是老人家所用的比喻，在打麻将成风的泱泱十二亿人口的中国，简直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老幼均悉，连文盲傻汉听了也会明白无误，可谓无人不晓。

更重要的是，老人家所生动预见的和当今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现在正在做的，竟是惊人的相似。目前发达国家都在围着环保问题“打麻将”，他们现在从事研究治理污染的最主要最先进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便是努力把上家排泄出来的废物，一点不剩地都提取出来，以便做下家的原料，你打一个“三饼”，我就吃一个“三饼”，你出一个“红中”，我就碰一个“红中”，绝不会任其自流，弄得满世界满桌子都是“条条饼饼”。

这是一只古老而崭新的已经被人们彻底打开的潘朵拉的盒子，从盒子里释放出来的东西阴差阳错，张冠李戴，狗尾续貂，胡乱搭配，不成其为模样。

正像时下有人所说的那样：什么是污染？污染就是物质的错位，也就是说错把盐面和碱面放进水里，误将“白板”碰了“红中”。重金属不待在自己的容器里，逃逸到了天空和河流之中；煤本来该待在地下或是煤场，可不幸在火中化成了烟，走到天空去和白云结伴。蛋白质流离失所，水土背井离乡，森林走进了城市，走兽误入了海底，鱼虾爬到了岸上，东西全都放错了地方，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

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要有资源存在，依附资源而繁荣经济而昌盛社会的人类生命似乎是可以无限延续的。遗憾的是地球上的资源在人类的功用下，以可怕的速率在天天每每的浪费和消耗，却不会再生也无以补充。有限物质要派无限

的用途，便必须尽可能地做到物尽所用。只因为物质错位，只因为东西完全放错了地方，就将其一古脑地倒掉，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资源，岂不可惜？

奇怪的倒是那些故意打开潘朵拉盒子的人，那些明知故犯的现在时的地方长官和企业家们，他们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为了利润和效益，打开排污闸，打开潘朵拉的盒子，不加任何处理地释放出污水、废气、废渣等等一些可怕的污染物，给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生命健康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害。

他们一方面是污染者，一方面是被污染者，他们一边在抱怨上游污染了他们自己下游的河流，一边又努力掩饰他们自己对更下游河流的严重污染；似乎别人污染他们所在的河段是万万不对的，而他们污染别人所在河流却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一只黑色魔幻主义、现代功利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的潘朵拉的盒子，在那只盒子的上边，端坐着一个满头金发的神情邪恶的女人，是她制造了这样一个可怕的盒子，可是打开这只盒子的却不是她，而是人类的自私自利。

大而化之的自私自利便是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老人家早就给本位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可谓一针见血：没有全局观念，拉山头，搞宗派，老子天下第一。

老人家的过人聪明便体现在擅长省略过程，统带全局，直奔主题，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直追定义，所以老人家才会有那样一句鲜为人知的话流传至今，在那个时候似乎也只有或是只能有这么多对环境的认识了。

似乎这句惟一的话，说的还是有关综合利用的，虽然只有一粒思想的子弹，老人家却命中靶心，打了个十环，因为根治污染源的最好办法，便是综合利用了。